【續佛燈明的供養專輯】

齋僧與供僧

編輯組

當衣食不全、凍餒堪虞的日子逐漸遠離，台灣社會的物質生活富裕之後，人們將對宗教的希求和對三寶的虔敬供養，具體地在「齋僧活動」當中表現了出來。

每年，我們可以在全國三壇大戒戒壇裡外，見到如潮水般湧動的人群，一種對於佛教僧伽誕生的期待，混和著「施者得福」的心情，洋溢在打齋供僧的熱誠裡……；農曆七月我們也時常從報章雜誌中，見到全國各項「齋僧大會」的活動報導。幾年下來，只要提起「供僧」，人們很自然就會想起「齋僧大會」的景象，然而，佛陀鼓勵在家佛弟子供僧的主要用意是什麼呢？

在大般涅槃經和五分律中都記載著，舍衛城給孤獨長者皈依佛陀後，看到跟隨佛陀出家的比丘日益增多，房舍不敷使用，便發心建築精舍。他遍尋了許多地方都不甚滿意，一天來到祇陀太子的花園，見到園林舒美、花木清淨，覺得正是僧衆修行的好地方，於是向太子提出購買的心願。太子心裡想：「我是一國的太子，哪有賣花園的道理？」便想出一個難題——以黃金鋪滿花園——作爲出售的條件。當太子洋洋得意以爲給孤獨長者會知難而退，沒想到給孤獨長者眞的以象馱著黃金來鋪滿園地，太子爲他的眞誠所感動，將園中的林木也奉施佛陀，這就是佛陀說法遺跡中，最著名的「祇樹給孤獨園」。

此外，在四分律第十卷中也提到：毗舍伽母一天來到祇樹給孤獨園，稟告佛陀：「佛陀，我見到許多客比

丘，從遠方來，人生地不熟，不知要到什麼地方乞食，如果有客比丘來，我願意盡形壽供養飲食……；還有，許多生病的比丘，需要醫藥和特別的飲食來治療疾病、調養身體，我願意盡形壽供養病比丘醫藥、飲食。……有些比丘因爲看護生病比丘無法去托缽，我願意盡形壽供養看護病患的比丘飲食，讓他們可以專心照顧病人，不必擔心乞食的問題……。」佛陀聽了，非常讚許毗舍伽母所發的善願。

僧人是爲住持、弘揚佛法而存在，由這兩個典故中，我們可以發現，所謂「身安而後道隆」，無論居士們布施了精舍、醫藥或食物，都能令僧人的色身得到照顧、安頓，僧人因此更可以全力投入佛法的修持、弘化等工作中，施主也因布施植福、聞法修學的因緣，爲佛法的住世增益一份力量。經由施受關係，僧俗之間同心協力共轉法輪，當是佛陀鼓勵供僧的深意所在。

而處在現代的社會，怎麼樣的供僧更能助益於三寶的住世呢？以這幾年來臺灣所流行的「齋僧大會」而言，在主辦單位及四衆弟子的用心籌辦下，已逐漸形成一股全國性的風潮，但值得我們進一步思索的是：「齋僧大會」是否已完全表達了供僧的意義？「齋僧大會」發揮了什麼樣的社會功能？又，爲佛教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？

「齋僧」緣起於目犍連尊者爲救度母親，脫離地獄的苦迫，虔敬設食供養僧衆，其中蘊含著尊者對母親的孝思，由此引申，「齋僧」具有緬懷先人、續其德行的意義。現今有許多居士和教界大德認爲，「齋僧大會」可以促進道場與道場間彼此交流、互相觀摩的效果；也有人說，借由「齋僧大會」可以提倡社會尊重賢人的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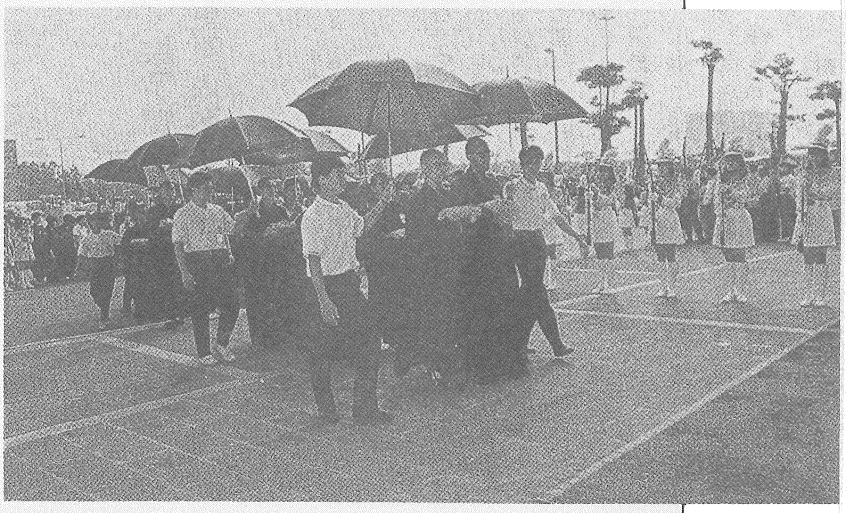
◎人們以虔敬的供養，表達對三寶及宗教的希求。
（轉載自「佛教新聞」雜誌）

氣，然而，以短短一餐食的時間，居士們忙於供僧齋會的圓滿，僧人則長途跋涉匆匆而來，不論僧與僧，或僧與俗之間，能有多少交流呢？幾經籌措，聚集衆多因緣才成辦的「齋僧大會」，若僅止於齋會儀式上的交流，確是十分可惜。因此進一步致力於讓「齋僧大會」發揮倡導現世的孝風、孝行功能，讓人們能因「齋僧大會」而供僧，景仰僧人，佛教界也能充份交流、互動成長，發揮宗教化世導俗的功能，當是人們深心的期盼。

環視這一、二年來，主辦單位已針對現行的齋僧大會做了改善，如：應供法師按僧臘、戒臘安排座位，以個食代替圓桌共食；也有提議在「齋僧大會」中，增列模範孝子的表揚，用來挽回親情倫理喪盡的時代隱憂……等等，這些改善咸皆可取，然而，在「供僧」的意涵上，我們還可以再做怎樣的提昇呢？

有人認爲：對信衆而言，「齋僧大會」可以是人們信仰上的寄託。從宗教的信念來看，莊重的儀軌確實可以提供人們對於宗教的信仰與依歸，以虔誠心「請僧人吃一頓齋食，之所以能祈福消災，在於這也是一次的托缽乞食」，四分律卷三十一中，佛陀曾向四大天王說：「所謂布施者，必獲其利益，若爲樂故施，後必得安樂。」我們相信供僧有極大的功德。佛陀在中阿含瞿曇彌經中也曾說：「施比丘僧已，便供養我，亦供養衆。」但齋僧最宜用心的是不只奔波于供僧的儀式，而忽略或甚至錯失親近僧寶、踐行佛法的因緣，正信和踐行佛法才能使身心生活獲得眞實安頓，而佛教所最需要的，也正是這一股僧衆和信衆間，由正信、正行八正道而來的護法力量！

佛陀制定僧人以乞食爲生，藉著托缽、化緣，僧人折伏我慢，積聚法身慧命的資糧，並且在應供的過程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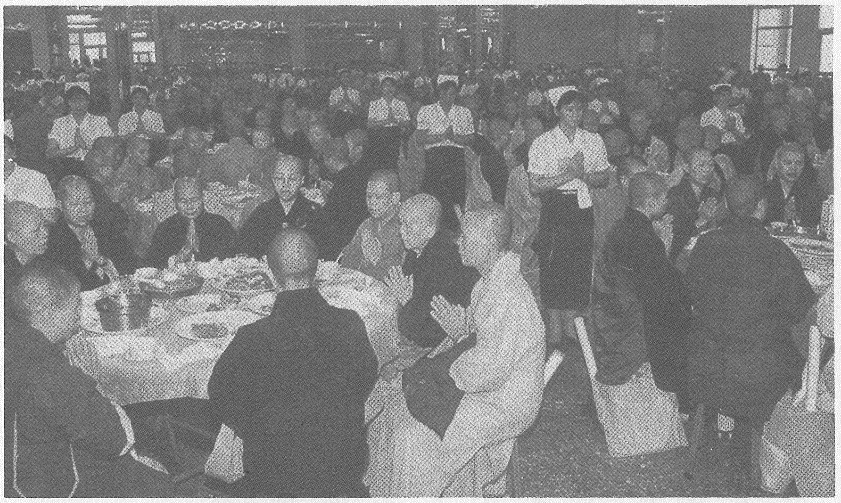


◎全國各地僧人前來應供。
（轉載自「佛教新聞」雜誌）

，演說佛法利益衆生。而居士則藉著供僧因緣，親近三寶，聽聞佛法，因此齋僧與供僧本皆要以法相會，這個原則的掌握確實是煞費苦心的，也是主辦單位不可不慎的！

有人希望「齋僧大會」可以帶動社會慈悲戒殺，除卻暴戾的風氣。但是從報章媒體的報導中，一般社會大衆僅能見到僧衆雲集、圍坐進食的畫面，而身歷其境的人，所見卻是：僧人必須「享用」各種以動物來命名，外形類似動物的齋食。僧人素食是出於愛物惜命的慈悲心懷，但是從「齋僧大會」中，卻很難令人體味到這種心懷，因此，讓慈悲戒殺的意涵，從「齋僧大會」的畫面中顯現，也是往後須再努力的重點所在。

此外，僧人的色身安頓是必須的，而法身的滋長更是不可或缺。佛在世時，僧人接受了居士們的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醫藥等四事供養，法食則直接由佛陀的說法而得；佛滅後，出家人要得到法食，只有從佛陀所留下的經律及祖師的著述中去汲取；另一方面，由於時代日新月異，佛法的弘揚需要更多元、運用更多現代科技，僧人相對也需要接受更多的學習。因此，在設齋供僧已普遍受到認知之後，僧青年的教育問題、教材、師資、教學環境、教育體制等，或是用於推廣佛法、提昇佛教內涵與形象的學術、文化等志業，是現在乃至未來，僧俗要共同正視與努力的，尤其當社會走向高齡化，交通意外事故頻仍的今天，僧人的老病衰殘又何曾例外，這些是齋僧、供僧之外值得我們深思的課題。



◎四衆佛子用心籌辦的「齋僧大會」。
（轉載自「佛教新聞」雜誌）